



青春的火花

(獨幕話劇) 趙 荻 葆

陝西人民出版社

青春
PDG

幾句表白

我國人民正在以忘我的勞動，爲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我們需要和平，但是帝國主義却侵占着我們的台灣，並在我國周圍以及歐洲和近東各處加緊侵略活動，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我們從來就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侵略別國的想法，但我們也決不容許任何人侵犯我們神聖的領土和破壞我們的偉大的事業，每一個公民都隨時準備獻身于保衛我們可愛的祖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當國務院決定在全國二十五個省內按義務兵役制原則試徵補充兵員時，受到了各地人民熱烈的擁護。許多青年男女登台講演，鼓勵親人報名應徵，許多老年人因兒子被批准服兵役而到處誇耀，許多批准服役的青年興奮的幾夜睡不好覺。父母送兒子，妻子送丈夫，未婚妻送未婚夫，弟兄爭着報名等生動的感人事蹟不可勝舉。這就充分表現了我國人民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表揚這種可貴的思想品質，作爲青年們學習的榜樣，這就是我寫這個劇本的動機。以上就作爲這幕劇的開幕詞吧。

作者

青春的火花

(獨幕話劇)

人 物：何小祥：十九歲，農民，青年團員。

劉蘭芳：十七歲，青年團員，小祥未婚妻。

何二祥：二十二歲，團支委，生產合作社副主任，小祥二哥。

何德發：五十七歲，農民，小祥父親。

何大娘：五十二歲，家庭婦女，小祥母親。

劉延植：四十九歲，合作社主任。

石滿倉：復員軍人。

青年農民：甲乙兩人。

時 間：故事發生在一九五四年冬末，陝西某農村。

〔舞台正面左側一角，洞開着兩扇大門，向右二尺許，豎着一張高大的衣櫥，緊靠衣櫥就是一張土炕，炕上鋪着蓆和毯，炕東頭放着兩床摺得比較講究的花被。炕的中央擺着一個架滿炭丸的火盆，小小的火舌顫顫地上昇着藍色的火簇。正面壁上掛着領袖像及幾張農村宣傳畫。舞台右側圍着一圈糧食，旁邊開着一道臥房門，距門約三尺遠，裝着一扇向裏推的揭窗。舞台左面前方（二道幕下邊）是一道通向火房的便門。〕

觀眾還直感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翻身後的農民家庭。

幕 啓：門外朔風凜凜，寒氣襲人，天空正在飄着雪花。

何大娘：（從臥房門出來，青布襖上罩着圍裙）小祥，小祥！吃飯了！（走近右邊窗前向裏探望，沒人應聲）唉，這孩子，多半又開會去了！（又走至大門口向外張望）唉——啊！天

下雪了！小祥，小祥——（打了個哆嗦，自語地）這孩子真是……清早一下床，就東竄西竄，一天跑得不落屋，連飯也不回來吃了！（轉身從衣櫥中取出一方花白手帕繫在頭上，解下了圍裙，摘下壁上的草帽，撥了撥火，關了伙房門，不高興地走了出去）

〔場上靜靜地。〕

〔隱約從遠處傳來青年們粗獷的歌聲，愈來愈近，漸次的可以聽出：「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何小祥、劉蘭芳上，歌聲飛向了遠方，漸息。〕

（何小祥是一個結實的小伙子，眉目清秀，穿着一身青布棉襖，紮着腰帶，頭上包着一條白毛巾，顯得更加英俊，精壯。劉蘭芳是一個熱情大方的姑娘，在她那張輪廓勻稱的面孔上，有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苗條的身材，穿着一件緊身花布小襖，一對烏黑的髮辮，扎着蝴蝶結的白絲帶，在這簡潔的裝束襯托下，更增加了她的青春漂亮）

何小祥：娘，娘！（四處張望）

劉蘭芳：大娘不在家嗎？

何小祥：這樣大的雪不知到哪去了！（解下圍巾子互相拍着身上的雪花）

你在什麼地方，我咋沒見你？

劉蘭芳：我在中隊部門口等你老半天，腳也凍麻了，事情怎麼樣了？

何小祥：我第一個報名了，大夥情緒都很高，我們要慢一步就做了群眾的尾巴了；（稍停）蘭芳，我報名應徵你思想可得想開點！

劉蘭芳：你把我看成啥人了，這樣大的事我還能擋你！

何小祥：我害怕你一時想不通，所以才給你說一聲，沒意見

那就更好，我希望你想到祖國的需要，等待我三五年，我永遠都會感謝你的。

劉蘭芳：你放一百個心好了，我還能拉你後腿，別說三五年，就是十年八年我也等你呀！家裏的事盡管放心，你的老的就是我的老的，還能不好好照顧嗎。我爹也說了，報名應徵是一件大好事！

何小祥：（感激地握住蘭芳的手）我一定相信你，我想當我服役期滿回來，在那時候如果你真心愛我的話，我倆是會過着幸福生活的，要是我起了半點壞心，我就死掉！

劉蘭芳：小祥，你別瞎顧慮，我說到就能做到，現在咱們都很年輕，結婚忙什麼，你到了部隊上努力學習，安心工作，不要想家，我敢發誓，我一定等你回來。我想當你服役期滿回來，在我們結婚典禮上，你的胸前要是能够掛着金光燦爛的功臣獎章，連我也感到光榮！

何小祥：你的話我一時一刻也不會忘的，我到了部隊上一定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學好保衛祖國的本領，當個勇敢的革命軍人，決心為祖國立功，為咱們家鄉爭光，為你爭光榮！

劉蘭芳：你跟大伯、大娘商量好了沒有？

何小祥：我還沒給他們說！

劉蘭芳：你老這樣瞞着不好，將來萬一不叫走，那就進退兩難了。

何小祥：沒啥，反正到了時候，管他說得通說不通我都是要走的，腿是長在我身上的，活人總不能叫尿憋死！

劉蘭芳：這樣怕行不通吧，支部書記不是再三的交代，不先說通家裏人的思想，就不允許報名，我看只要耐心的解釋，他們會答應的！

何小祥：不過（沉思地）這裏面難是有點難，可是不大。我報名應徵二哥首先會贊成的。我爹是沒問題的，一說就通，雖說過去有些舊思想，可是這幾年他進步多了，你沒見去年他還帶着頭入社，還當上了生產小組長。問題就在娘身上，不要說三五年才回來，就是平時回去晚些就要抱怨一頓。我看還得你幫幫忙，咱倆先慢慢給她排解排解！

〔青年農民甲、乙暗上。〕

劉蘭芳：對，我一定幫助你。啊，我倒忘了，我給你做了幾樣東西，走時你來拿，我娘還有話給你說哩！

何小祥：對！

農民甲：哈哈！知心話說給大家聽聽吧！

〔何、劉吃了一驚，忙轉過身，見農民甲乙進來，羞得臉緋紅。〕

農民乙：真不湊巧，今天盡碰些巧事！

農民甲：小祥、蘭芳快說你們的吧，瞧，平時怪大方的，怎麼一見面兩個人就扭扭捏捏起來了！

農民乙：你們快說吧，人家是向你們來學習的！

農民甲：去你的吧，你怕是來學習的。

劉蘭芳：我們說什麼來，就是你們怪會偷偷摸摸的追根問底！

農民甲：啊，很對不起，妨礙了你們的談話，是嗎？嗯，罪該萬死！（點頭哈腰地）

農民乙：看這成什麼樣子，馬上快成革命軍人了，怎麼還來這一套！

農民甲：是！我的班長同志！（立正行舉手禮，行後衆人大笑）

何小祥：清明，你這嘴總不能停一下！

劉蘭芳：他那嘴一住，天就會塌下來，小心話說多了，再一

輩子變烏龜!

農民甲：看你封建思想，迷信腦袋，我要真的變了烏龜，那你們也都成了烏龜的老鄉了!

何小祥：你別胡扯，你們從那裏來?

農民甲：我們剛從那邊看完戲回來!

何小祥：這又亂談了，我們一路散會，怎麼就沒聽說那裏有戲!

農民甲：真的，誰騙你是狗!

劉蘭芳：你先說說演的是新戲舊戲，什麼名目，什麼內容!

農民甲：新舊戲都有，頭一折是「平貴別窖」，二一折就叫做……（忍不住哈哈笑起來了）

劉蘭芳：快說，是什麼?

農民甲：二一折就叫做（指着蘭芳、小祥）「送——郎——參——軍！」

劉蘭芳：我說狗嘴裏說不出人話來。過來，我問你，你給你們那位說好了沒有?

農民甲：（不懂似的）誰呀，我給誰說好了沒有?

劉蘭芳：別裝洋蒜了，你以為別人不知道你們的事吧!

農民甲：（佯裝地）這就怪了，你說明白些，別打悶葫蘆了!

劉蘭芳：你跟青蛾倆的事呀!

農民甲：我跟青蛾倆什麼事，你怎麼知道的?

劉蘭芳：不要哄人，麻雀飛過都有個影子哩。

農民甲：（坦白地）唉！看你說這話，這是為了解放台灣，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那有捨不得的!

劉蘭芳：你要參軍了，小心人家不愛你喲!

農民甲：那才不會哩，我參了軍，我成了光榮的人民解放軍戰士（拍着胸膛），那她才更愛呢!

農民乙：就是呀，當解放軍光榮，可是當解放軍的未婚妻不是更光榮嗎！（手指蘭芳，衆人大笑）

農民甲：別笑啦，我看蘭芳姑娘思想有問題，怕是在拉小祥後腿吧！

農民乙：嗯，大有可能，他怕小祥參軍走了，明年結不成婚了！

劉蘭芳：去你的吧！

農民甲：別臉紅嘛，三五年時間就把你等着急啦！

劉蘭芳：我說不過你們這一夥爛舌的搗蛋鬼！（趕着農民甲撕打）

農民甲：（在小祥背後躲閃）別人都在說，怎麼光打我一個呢！

劉蘭芳：擒賊先擒王，話是你引起來的，先撕爛你這張嘴再說！

農民甲：饒了這次吧，我的好姑娘同志！

何小祥：說得多可憐，饒了吧！

農民乙：姑娘家是豆腐心腸，面紅耳軟，別人幾句話就捧上天了。

農民甲：你別挑撥了，（對蘭芳）好姑娘，你是寬宏大量的，自己的腦袋莫讓別人撥弄，還是饒了吧！

劉蘭芳：好！看大家面上，這次饒了，下次絕不許胡說八道！

農民甲：是，是，下次再不敢亂說了，其實我們也是關心你們的終身大事呀！

劉蘭芳：看！又來了……

農民甲：是，是！

劉蘭芳：看你這樣淘氣，到部隊能幹那一行。

農民甲：當國防軍什麼都能幹，那一行時間長，我就幹那一行！

何小祥：海軍五年頂長啦！

農民甲：那才好哩！咱們村以往參軍的，有扛機槍的，有放大砲的，也有天上飛的，可就沒有海上跑的。我要當了海軍，解放台灣戰鬥中也得有咱一份。美帝國主義要阻擋我們解放台灣，就揍它到海底餵王八！

何小祥：你當海軍？聽人家說，頂少也得高小畢業。你才上過幾天學？我看你還是不要妄想，當個步兵，扛起自動步槍，和同志們站在國境綫上，守住大門，讓後面盡管建設，也是最光榮不過的了。

農民甲：（不服氣地）文化淺到軍隊裏就能學深的。你沒聽見說過解放軍是個大學堂嗎？進去了啥還學不會，反正啥時間長就幹啥！

農民乙：同志呀！解放戰爭沒輸上咱，志願軍嘛，報了名沒讓去，說啥也不够歲數，這次國防軍總該輪上了吧！

劉蘭芳：看你這付架子，當國防軍呀，不怕機槍壓扁了你！

何小祥：（搶着說）大家別吵了，你們看我這身板子，開坦克沒問題吧？

農民乙：喲！小祥的個人算盤打得怪遠哩，當了坦克手準備將來回鄉開拖拉機呀！

何小祥：（分辯地）這怎麼是個人算盤，我當了坦克手，服完兵役回來給咱農莊開「鐵牛」還不好！

劉蘭芳：都別爭了，我說只要參上軍，不論幹那一行都是光榮的。你們走了，我們保證增加生產來支援你們，不信，我們婦女生產隊跟你們競賽，敢應戰不！？（何大娘上）

衆人：好！堅決應戰！

何大娘：喲！屋裏倒挺熱鬧！

何小祥：娘，你回來了。（大家圍上去，小祥給她抖着身上雪花）

劉蘭芳：大娘，你往哪去啦？

何大娘：我剛在你牛二孀家拉了一陣閒話，村東頭滿倉復員回來了！

何小祥：（驚喜地）真的娘，你去看沒有？

何大娘：我去看了，臉上吃得又紅又胖，身架也長高了，又會說，又懂得規矩，再不像過去那黑蛋樣了。屋裏擁滿了好多人看他，我去了陣才回來。

劉蘭芳：我們去看看！

衆人：好，我們去看看！

〔大家一擁出去了。〕

何大娘：（趕至門口）小祥，小祥，回來！

何小祥：（急上，向外招手）喂！你們先去吧，我馬上就來。

（走至何大娘跟前）娘，啥事？

何大娘：你往那裏去了？我到處找你吃飯，咋也找不見！

何小祥：飯我在蘭芳家裏吃了，別等我了，娘你吃吧！

何大娘：又去麻煩人家，沒過門的媳婦，你倒不害羞，越學越沒臉皮了！

何小祥：娘，我到滿倉哥家去看看。（說畢欲走）

何大娘：（愛撫地）不要這樣慌，外面這大的雪，把草帽戴上再去！

何小祥：我不怕！（接了草帽急下）

何大娘：（又趕至門口）小祥，外面天氣冷，可早些回來！

〔後台隱約有答應之聲。〕

〔何大娘撥了撥火盆的火，便走進伙房。〕

〔場上靜靜地。〕

〔門外狂風呼嘯，鵝毛般的雪花落個不止，從風雪中由遠而近傳來喀噠喀噠腳步聲。〕

【何二祥揸着背包，手裏提着裝滿東西的旅行袋上。

何二祥：娘，娘，（向屋內探望）

何大娘：誰呀！（從伙房急步入場，用圍裙揩着手）啊，二祥你回來了！

何二祥：娘，我回來了。（一邊卸下行裝）

何大娘：天氣冷得很呀，快來烤烤，怎麼選着今天日子回來。

何二祥：早晨從縣裏動身原是好天氣，誰知半路碰着這場大雪。

何大娘：這壺裏有茶，喝口暖暖心！

何二祥：嘴唇都凍硬了。（接過茶）吃飯沒有？

何大娘：我剛才吃罷飯，你餓了吧？我去做飯。

何二祥：今天也怪，倒不覺得餓，我爹到那裏去了？

何大娘：你爹給社裏拉肥田粉去了，前天去的，今天也該要回來了吧！

何二祥：（從伙房端出一盆水，一邊洗臉）翠蓮娘病好了沒有？什麼時候回來？

何大娘：大前天你二牛叔到馬村去過！聽說翠蓮娘病沒大好，看樣兒還得過幾天才能回來。

何二祥：（從旅行袋內取出一包東西）娘，這是幾雙襪子；爹一雙，你一雙、我一雙、翠蓮一雙、小祥一雙，嗯……還有蘭芳一雙。

何大娘：（喜笑地）喲！有穿的，又買它幹啥。（打開看了看）上了年紀了，也不配穿紅色的！

何二祥：沒啥，時代變了，老年人也要歡歡樂樂的過幾天安然日子。（又遞過去一包東西）這是給你們買的兩塊香皂！

何大娘：嘻！快別糟蹋些錢了，（收拾了東西）怎麼這次開會時間這樣長？

何二祥：（興緻勃勃地）這次會嘛，可熱鬧啦。全縣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都派有代表參加。正式會議就開了七天，總結一年來建社的經驗，還佈置了春耕工作，三定工作，縣長和縣委書記都講了話。在大會上還評選出我們社，是全縣的模範社。在發獎時縣委農村工作部姜部長給大家講：我們的社建得快，鞏固得好，發展得穩當，土地耕畜和勞動力報酬問題處理得好，產量也高。

何大娘：合作社就是比互助組好，不缺耕畜，不缺傢俱，莊稼戶一齊心，糧食自然一年比一年打的多。

何二祥：要是沒有毛主席、共產黨，窮人哪有今天。娘，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太好了！

何大娘：什麼消息這樣好？

何二祥：你猜猜！

何大娘：我一天不出門，那裏猜得着，快說給娘聽聽！

何二祥：你聽見說過沒有，國家要實行義務兵役制了，要動員補充兵員，你說是不是個好消息！

何大娘：（吃驚地）什麼？共產黨要兵啦！？

何二祥：不是，不是。娘，這不像國民黨拉兵給地主老財賣命。今天是人民的天下，國家實行義務兵役制，青年人都願當兵，保衛我們過安然日子！

何大娘：（焦急地）天老爺呀，才太平幾年，怎麼共產黨又要抽壯丁了！

何二祥：娘，這是好事，青年人的大喜事呀！回來時我在區上也報了名。

何大娘：你瘋了嗎？也要當兵去，娘把你屎一把尿一把抓養這大，翅膀一硬就忍心飛走，你們那知道養兒女的辛苦。民國三十八年那夥挨刀子的國民黨，天天打算拉你大哥

的壯丁，深更半夜攆上攆下，幾天幾夜不敢落屋，後來看家裏呆不住了，才到你舅家躲起來。那幾年我們就跟做賊一樣，見兩個人來，就得躲起來，連外面都不敢去，千躲萬躲還是叫那瞎眼保長繩網索綁拉了去。我跑到保公所去看，叫他們打了個死去活來。你大哥到如今連影訊都沒有，都是那夥該死的國民黨害得人好苦哇！（傷心地哭起來）

何二祥：娘，過去的事我們就不要想它了，這些苦日子算熬出頭了，那些不合理的制度都打倒了。現在我們家裏有了地有了房子，吃的穿的都不愁了，政府領導我們成立了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親眼看到國家的工業建設一天天擴大，看到了一年年的豐收，社會主義一天天地接近。好日子還在後頭哩！娘，飲水思源，吃米不忘種穀人，怎麼能不參加解放軍保衛自己的祖國，保衛自己的好光景呢！

何大娘：共產黨的好處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麼大個中國，又不是我一家有兒有女，當兵嘛，大家的事，你一個人不去也礙不了啥事！

何二祥：娘，這話說得不對了，當兵是大家的事，你不去，他不去，都不去，我們的好日月又咋保得住呢？如今蔣介石還在台灣，美帝國主義還用飛機大砲幫着他，他們還張着嘴想吃我們的大陸。再說受苦受難的台灣人民，還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真是「日無鷄啄之米，夜無鼠耗之糧」，要比民國二十八年爹領着我們逃荒的日子還苦得多呢！眼巴巴地盼着我們去解放他們。如果人人不願參軍保國，不說台灣人民不能解放，恐怕連我們現在的好日子也保不住哩！

何大娘：道理雖是這樣，就是和你大哥一樣，一去永沒個着落！

何二祥：娘，這你放心好了，政府這次說得清楚，服務三五年就回來。再說，解放軍是個大學堂，不但學打槍開砲，開飛機、坦克、大兵船，還能學政治，學文化，好處多得很。

何大娘：好倒是好，我可不敢作主，等你爹回來看他同意不。

何二祥：你同意就好了。爹我給他一說，保險同意去！（醒悟地）哎呀，小祥那裏去了！？

何大娘：到滿倉家去了，村東頭滿倉今天復員回來了。

何二祥：滿倉我們在縣裏見面了，身體可真棒，在部隊裏還高小畢業了。哦，小祥在村裏報名了沒有？

何大娘：誰知道他們在鬧騰什麼，這些日子，小伙子家碰到一起就唧唧噥噥的，一個個像掉了魂似的，一天跑得連影兒也見不着。

何二祥：糟了，我找小祥去，有事和他商量！（向門外跑去）

何大娘：（趕至門口）什麼事這樣慌張，等一下他就回來的！

（見二祥去遠轉身嘆了口氣）真不知道這些年青人是啥想法。

〔走到炕邊，從衣櫥裏取出一隻鞋底，盤腳坐在炕上，慢慢地納着。

〔門外風停雪止。從遠處傳來馬車聲，漸近，趕車的鞭響，夾着趕車人對馬的呵責聲「得兒！吁！呵荷！吁——」逼近，聲音又轉向左方漸息。

〔何大娘放下鞋底，向門外探望，轉身撥了撥火，給茶壺又添了些水。

〔一個鬚鬚蒼白的老頭戴着一頂連眉毛都幾乎蓋住的翻皮帽，穿着一身青布棉襖，一雙灰黃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手裏拿着

鞭子，走了進來。這就是小祥的父親何德發。

何德發：好冷的天氣呀！（鞭子向牆角倚了）

何大娘：哦，我看就是你回來了，東西拉回來沒有？

何德發：拉回來了，卸到主任家裏。一共兩千斤肥田粉，路不好走，今天只拉了一千二，明天還得去拉一趟。看樣子明年的產量比今年還會提高。（從腰裏取下煙袋吸煙）

何大娘：謝天謝地，誰不願多打糧食！（把茶缸遞了過去）這是一缸好茶，快喝些！

何德發：肚子餓得咕咕叫，快，快去弄口飯吃！

何大娘：（嘻笑地）撞着什麼餓死鬼了，這樣厲害！你先坐着，我去收拾。

何德發：別嘮叨了，快去做吧，我還得給牲口添點料，快，快去！（噙着煙袋下）

何大娘：老是這火炮脾氣！（走進了火房）

〔場靜片刻。〕

〔何大娘從火房出來，端着一張炕桌，放在火盆側邊，又端出一盤菜，一碟辣菽，一碗炒米飯，放在桌上，走到門口喊：

吃飯了！

何德發：（上）怎麼這樣快？

何大娘：（取笑地）你餓得勒不住褲帶了，不做快點還行！

何德發：就是仙女也做不了這麼快！（端起碗狼吞虎嚥）

何大娘：你眼睛也不看一下，這是熱的剩飯，要不是小祥早晨到外邊吃了，只怕還得另煮。

何德發：他在誰家吃了？

何大娘：在主任家裏。

何德發：吃的啥？（大口地嚥飯）

何大娘：問話也不想想，女婿在丈人家裏吃東西，我咋知道！

何德發：混賬東西，平白無故去麻煩人家！（欲去添飯）

何大娘：我去給你添！

何德發：算了，我自己去。

〔何德發添飯出來，何大娘倒一杯開水放在桌上。〕

何德發：小祥那裏去了？

何大娘：滿倉復員回來了，村裏人都看去了，二祥也剛從縣上回來！

何德發：我倒聽說主任看滿倉去了，就沒見說二祥回來呀！

何大娘：二祥說，有件大事等你回來商量。

何德發：什麼大事？（放下了碗）

何大娘：（吞吐地）他說——他要報名參軍去！

何德發：（吃驚地）什麼？說清楚點！

何大娘：聽說國家要實行兵役制，青年人都要報名當兵。

何德發：他，他報了名沒有？你怎麼不擋住他！

何大娘：他在區上報了名，我怎麼擋他。聽說三五年就要回來，他要高興了就去試一下，不好再回來，橫順政府講自願呀！

何德發：連你也老糊塗了，當兵那是耍玩，高興不高興試都試不得。路上見幾個村子敲鑼打鼓轟轟這事。這些糊塗東西，簡直不知深淺，多半小祥那東西早就報名了！

何大娘：你別冤枉人，小祥倒沒聽說。

何德發：你懂得屁，等你知道時，賊都跑了八十里了，真真要氣死人。（把碗一推，急欲向外跑）

何大娘：飯沒吃畢，又到那裏去呀！

何德發：這兩個東西非要教訓教訓不可！（急下）

何大娘：（自語地）真說不來！一個說好，一個說不好，誰知

道好不好！唉！……（收拾碗筷，進伙房）

〔場靜片刻。〕

何二祥：（緊拖着小祥的手膀上）你聽我說，這次你是不能去的！

何小祥：說啥我也要去，你是支部的宣傳委員，不幫助向家庭說服解釋，倒來拉我的後腿！

何二祥：宣傳委員，我不是在向你進行宣傳嗎！好兄弟，你這次不能去！

何小祥：我爲啥不能去？你說，你說嘛！

何二祥：小聲點，你先別嚷，我給你說嘛，我有道理的！

何小祥：你有什麼道理，落後思想！

何二祥：帽子少扣兩頂，我是有道理來……

何大娘：（上）弟兄倆爲啥又在吵嘴！

何二祥：娘，沒啥！（給小祥遞了個眼色）

何小祥：他要和我吵，我又沒和他吵！（二祥瞪了他一眼）

何大娘：弟兄之間要放和氣點才好，互相要忍讓，不要爲一句話就鬧生分。你爹剛出去找你們去了，碰見沒有？

何二祥：我見爹氣沖沖地向東頭跑去了，不曉得爲了啥事？

何大娘：啥事！還不是聽說你在區上報了名，要去當兵嗎！

他氣得了不得，連飯都沒吃完就找你們去了。

何小祥：（醒悟地）啊，好傢伙，你不要我去，你才報了名！

何二祥：你先別嚷，好兄弟，實行義務兵役制這樣大的事我怎麼能阻擋你！不過你也得替當哥的想一想。你今年才十九歲，我今年就二十二歲了，你再過三年回來還可以下期服役，我就不行了，再過一年就爬上二十三歲的坎子了，是吧，超過了應徵規定的年限，下一次你就送我去，也可能報不上名了。所以這次還是讓我去。

何小祥：你說得比唱的還好聽，早也盼，晚也盼，盼了這幾